

175
421
40

林子全書

共六

二八

性命仁丹 并小引

或以丹爲邪。而曰卽仁卽丹者。何也。林子曰。若此性命之丹也。或得之彼家爐火。以爲丹也。而謂之邪而非仁也。則可。若此性命之丹也。乃從父母之種性。烹媾而製煉之。以爲丹也。而謂之邪而非仁也。則不可。故作性命仁丹。

丹

或問何者謂之丹。林子曰。是乃孔子之所謂

仁。一點之性命也。惟此一點性命。孟子之幾希也。故有此幾希。則可以爲人。由是而賢而聖。無此幾希。則不可以爲人。由是而禽而獸。

神丹

或問幾希性命之仁。非世所稱丹心一點。炯炯而不昧者乎。然而何以謂之神丹也。林子曰。幾希卽是性命。性命卽是神丹。故惟此幾希性命。而落於子宮。卽是我之神丹也。由是而五臟。由是而六腑。由是而四肢百骸。由是而能視能聽。能持能行。由是而能仁能義。能禮能知。由是而能聖能神。能文能武。其可得而擬議乎。其可得而測量乎。而此幾希性命也。不謂之神丹而何。故以此而在世間也。兩精相搏。而神應之。千百斯男。生生而無盡。以此而出世間也。兩精相搏。而神應之。百千萬億。化化而無窮。

要識真性命

黃生每談性命。林子曰。汝以何者爲汝之性

性命一子
命乎。黃生荅曰。豈非先生所謂男女媾精。而
幾希落於子宮者。乃我之性命與。林子曰。是
固然矣。亦非汝之真性命也。既有幾希。便是
有形。既曰有形。亦便有壞。

結丹

或問結丹。林子曰。孔子所謂爲仁也。蓋人之
始生也。一剪肚臍。而幾希性命。即落於我之
真去處矣。既之而在於天地之間。又既之而
在於肉團之心。又既之而散於耳目口鼻四
肢百骸。故結丹之法。而以其散之於耳目口
鼻四肢百骸者。而復返之於肉團之心。然後
方可謂之能有人道。既有人道矣。又將以肉
團之心。而復返之於天地之間。然後方可謂
之能得陰丹。既得陰丹矣。又將以天地之間。
而復返之於我之真去處也。然後方可謂之
能得陽丹。既得陽丹矣。又將以我之真去處。
而復返之於我之本體虛空。虛空粉碎。乃證
佛果。然而欲得陰丹。而非有爲不可也。欲得

陽丹而非無爲不能也。故有爲者可得而言之。而無爲者不可得而言之。然豈其無可得而言哉。縱老子言之。而亦有所不能言矣。故曰知者不言。言者不知。然亦無待於言者。蓋我既有陰丹矣。而內外交修煉之。而復煉之。而必至於天地合德。然後能得陽丹也。故曰丹自外來。其曰自外來者。豈非我之真陽從太虛中來邪。

丹從太虛中來

或問丹也。豈其從太虛中夾邪。林子曰。然汝獨不聞人之始生乎。人之始生也。始於氣化。既氣化而形矣。形之而復化之。生生不已。以至於今千萬世之遠。而族類之繁。殆有不可得而勝紀矣。豈惟人哉。若羽生。若毛生。若鱗生。若甲生。而至於極微極細之物。則皆形化也。然而形化而未有。不始於氣化。氣化而未有。不始於太虛。故初開池塘。未始有魚也。而此魚也。則從何而生乎。人身之中。未始有風

性命仁地
子也。而此虱子也。則亦從何而生乎。是皆太
虛中之氣化爲之也。夫物則皆有然矣。而曰
一顆真丹。元從太虛中來者。汝又何疑焉。

仁丹是真種子

夫曰即丹即仁矣。敢問仁之用。豈其與丹異
邪。林子曰。即丹即仁。而皆本之於性命。性命
本之於天地。天地本之於虛空。是仁與丹之
本體何其大也。夫其體也。既以太虛之體以
爲體。而其用也。則以天地之用以爲用。今先
以仁之用言之。仁。生道也。生生於天地之間。
而未嘗有暫息也。然五千言言壽者一。死而
不亡者壽是也。豈不以長生不死者神。較然
而彰著哉。若論語言壽者一。而曰仁者壽。果
何義也。近世有釋之者曰。精神順軌而不亂。
血氣凝固而不搖。或又以壽身壽國言之。似
入於養生者之家矣。孔子豈其然哉。昔者孔
子嘗以果實之仁名心。謂心之生生不息者
仁也。今復以果實之仁言之。伏其實於地。而

性命仁丹
五
芽之。樹之。條之。華之。而復實之。則其實也。殆不可以億萬計。然其一實一仁也。又各以其實而伏之於地。而復芽之。而復樹之。則其樹也。殆不可以億萬計。夫樹固不可以億萬計。而其實也。則從可知矣。而各以其實。而復芽之。樹之。條之。華之。而復實之。則其實也。豈曰萬之萬。億之億。馬已哉。然其一實一仁也。若孔子仁也。芽其實於三千之徒。是雖未必盡得孔子之道也。然其一人之心。一孔子之仁也。由孔子至於今。不為不久矣。而願學孔子者。亦不可以億萬計。是雖未必能得孔子之道也。而其一人之心。一孔子之仁也。此其所以為仁之壽乎。而道家之丹亦猶是也。

仁丹心性命

林子曰。孔氏以此幾希性命而謂之仁。道家以此幾希性命而謂之丹。兆誥生問孔之仁。道之丹。林子曰。碩果之有其仁也。藉其土而芽之。牝鷄之有其丹也。得其陽而雛之。故仁。

人心也。丹赤心也。又問既曰性命矣。而又曰心者何也。林子曰。即丹即仁。即仁即心。即心即性命。而非有二也。

仁丹心中一

林子曰。允執之中。發皆中節。致中致和。以位以育。不見而章。不動而變。而凡有血氣。莫不尊親者。皆由此中而出矣。非仁而何。非丹而何。一貫之一。一而二。二而三。三生萬物。上而天也。日月星辰而照臨。下而地也。山川河嶽而流峙。中而物也。親上親下而無盡。皆由此一而生矣。非仁而何。非丹而何。孟子曰。仁義禮智根於心。心本無仁也。仁從何來。而能惻隱邪。心本無義也。義從何來。而能羞惡邪。而之所以能惻隱。能羞惡者。非仁而何。非丹而何。

仁丹萬物母

林子曰。中而未始中。不可得而中也。而况可得而執乎。而其所可得而執者。未始中而中。

也。一而未始一。不可得而一也。而况可得而得乎。而其所可得而得者。未始一而一也。故未始中。未始一者。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始也。何有於丹。何有於仁。而中而一者。老子所謂有名萬物之母也。夫是之謂丹。夫是之謂仁。既得其母。復返其始。乃余三教之本旨。入門而極則也。

見聞億逆

近有秦姓者。以儒門而慕老氏之學矣。初聞守中之說。以問林子。林子曰。中在何處。荅曰。心腎之間者。中也。林子曰。曾守之未也。荅曰。守之而未見其功矣。數年復以守泥丸爲問。林子曰。泥丸在何處。荅曰。頭有九宮。宮之中也。林子曰。曾守之未也。荅曰。守之而未見其功矣。又數年復以守丹田爲問。林子曰。丹田在何處。荅曰。臍之下一寸三分。林子曰。曾守之未也。荅曰。守之而未見其功矣。秦姓者曰。三者之傳於其人者。皆非歟。林子曰。何可非

也。曰守之而未見其功者何歟。林子曰。守之而安能有其功乎。蓋此三人者。皆以口耳之見聞。欲以窺玄門之大道。而玄門之大道。顧有在於見聞之末。得以億逆而知之耶。若夫所謂心腎之間者中也。九宮之中者泥丸也。臍之下。一寸三分者丹田也。載之道書。可得而考也。又奚待此三人也。始得而知之。始得而言之。邪。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也。林子曰。道無定體。中無定在。從古以來。未有能以見聞之末。億而逆之。以窺此玄微之大道也。而口口相傳。心心相授。自有真機者存焉。夫道流之所謂道者。今且不復論矣。而儒流之所謂儒者。余竊惑焉。其曰正心矣。而不知其反之於身。而心之所以正者何如爾。其曰勿正心矣。而不知其反之於身。而心之所以無待於正者何如爾。其曰誠意矣。而不知其反之於身。而意之所以誠者何如爾。其曰無意矣。而不知其反之於身。而意之所以無待於誠

者何如爾。至於許多名目互相同異者。亦惟襲取聖經之片言。以自立一門戶。而又且旁搜遠索。以為口頭套子之資爾。豈其有所自得於心。而能體之於身邪。

門人張思滄重梓

林子

門人游萬雋校梓

須識真心

謝上蔡曰。人須識其真心。世儒不識真心。而其所相告語者。乃憧憧往來之心也。列之肝脾肺腎。身中之五行也。真心者。太極也太極而陰陽也。陰陽而五行也。而謂五行爲太極也。可乎哉。龍江兆恩。

通天地人心

林子曰。人有人心。亦有天心。欲識天心。先空

人心。惟此天心。卽汝真心。真心是性。真性是心。湛然常寂者心。寂而常感者心。汝甚母以思慮心爲汝真心。惟汝真心。卽我之心。惟我真心。卽天下人之心。天下人真心。卽萬古聖人之心。萬古聖人真心。卽天地之心。惟此真心。通天地人心。惟此真心。歷萬億劫不壞心。爲學初心。先求放心。心無出入。方識真心。

心本無心

林子曰。天地無心也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。聖人無心也。感其見聖人之心乎。

心之所由以妄

林子曰。心本寂然。亦安有妄。若於六塵中。觸情動念者。便是妄心。

林子曰。心本無思也。心本無爲也。思則憧憧矣。爲則擾擾矣。憧憧擾擾者。妄心也。

林子曰。心本無意。必固我也。意必固我者。妄心也。

林子曰。離物者心也。不離物者心也。若不離

物。心亦妄也。若必離物。心亦妄也。

或問妄心非心歟。林子曰。妄心非心。故曰妄心。心本無妄。而妄又安可以名心邪。

心本無妄無無妄

或問妄心可得而滅乎。林子曰。妄本無妄也。夫亦復其無妄之本體矣。爾而又奚待於滅邪。故滅之而動其心焉。是亦妄也。又問其所以復之。林子曰。滅之既無所於滅矣。而復之又豈有所於復哉。

夫既曰妄而滅之。無妄而復之。而又曰滅之無所於滅。復之無所於復者。何也。林子曰。子其反觀子之心矣。心之本體。其妄邪。其無妄邪。無妄則無所於滅。而滅之者非也。無無妄則無所於復。而復之者非也。滅之者非也。而曰滅者。其有得而滅邪。其無得而滅邪。復之者非也。而曰復者。其有得而復邪。其無得而復邪。其曰有得而滅者。而所滅也。果何妄邪。其曰無得而滅者。又何其無妄之可滅邪。其

曰有得而復者。而所復也。果何無妄邪。其曰無得而復者。又何其無無妄之可復邪。故本無妄也。本無妄之可滅也。本無無妄也。本無無妄之可復也。蓋心之本體。本如是也。豈其妄也。而有妄之可滅邪。豈其無妄也。而有無妄之可復邪。

林子曰。動心之謂妄。動而妄者。妄心也。不動不妄。妄復無妄者。無妄心也。要之。聖人之心。惟其虛矣。故聖人之心。惟其虛也。而心且忘矣。況其心之妄。心之無妄也。得而知乎。妄不知也。無妄不知也。又況其妄而滅之。無妄而復之。得而知乎。

心無巨細

林子曰。心也者。無所不包者也。故天之體。不足以擬其大。心也者。無所不入者也。故物之細。不足以擬其微。

心無先後

林子曰。心曠然而通於千百世之上。而千百

世之上非先也。心曠然而通於千百世之下。而千百世之下非後也。

太虛之心

林子曰。盈天地間皆物也。皆物則皆道也。皆道則皆太虛也。皆太虛則皆我之心也。若雲而爛焉。雨而潤焉。山而青焉。水而流焉。鳥而飛焉。魚而泳焉。草而華焉。木而植焉。莫非物也。莫非道也。莫不混淪變化於此心。太虛之中矣。然天地則有內有外。有先有後。而此心則內徹外徹。先徹後感。而遂通用之。無書是雖欲窮其用之所從來也。殆不可得而擬議而致思者。若也不識此心。而別求所謂心者。則皆妄心也。然妄心本無也。妄心既無。真心自見。余嘗以此心語人。而人未有不驚且駭者。然此心不傳久矣。而子其孰授之。林子曰。得之太虛。

天地萬物皆我身心

或曰。心之有定在也。豈非所謂制之一處。心

在腔子裡而心存耶。若夫心之無定在也。則吾不能知之矣。敢問。林子曰。五臟之心猶五者。何如。爾至於許多名目。互相而異者。真欲襲取聖經之片言。以自立一門戶。而又且旁搜遠索。以為口頭套子之資。爾豈其有所自得於心。而能體之於身邪。

月人長思倉重梓

者。真心也。不有以觸之則已。苟即其身而徧所謂竅中之竅。長胎住息。紫金黑鐵者。不謂玄門之極致乎。學者誠能比而觀之。則天下之道無餘蘊矣。

宋僧道川曰。山花笑。野鳥歌。此時如得意。隨處薩婆訶。又曰。算盡目前無一法。方能隨處薩婆訶。

在腔子裡而心存耶。若夫心之無定在也。則吾不能知之矣。敢問。林子曰。五臟之心猶五行之火也。石其有火乎。而擊之而火者。真火之蘊於其中矣。人其有心乎。而觸之而心者。真心之蘊於其中矣。故色之觸乎其目也。而心卽在目而能見矣。聲之觸乎其耳也。而心卽在耳而能聞矣。余嘗因是而推之。心本虛者。真心也。不有以觸之則已。苟卽其身而徧觸之。則皆身也。則皆心也。心其有定在乎。火本無者。真火也。不有以擊之則已。苟卽其石而歷擊之。則皆石也。則皆火也。火其有定在乎。夫觀火則知心矣。而心則若是其無定在歟。林子曰。豈惟是哉。諸凡天之所以爲天地。之所以爲地。人之所以爲人物。之所以爲物。而覆幬而持載。而生生化化。莫非我之心也。而心則固若是其大矣。豈特石而擊之。則皆火。身而觸之。則皆心焉已哉。程明道曰。此道與物無對。大不足以名之。天地之用。皆我之

用。陳白沙曰。此理干涉至大。無內外。無終始。無一處不至。無一息不運。會此則天地我立。萬化我出。而宇宙在我矣。

或問徧觸之則皆心者。何也。林子曰。人其有心邪。其無心邪。若言有心也。而心則何其虛焉。而未嘗心邪。若言無心也。則不特循其身而觸之。無一處而非心也。又且渾其身而並觸之。則並皆心也。豈其心也。有在此而不在彼邪。此心之所以無定在。而以神用焉者也。若火則亦有然者矣。石其有火邪。其無火邪。若言有火也。而石則何其冷焉。而未嘗火邪。若言無火也。則不特循其石而擊之。無一處而非火也。又且渾其石而並擊之。則並皆火也。豈其火也。有在此而不在彼邪。此火之所以無定在。而亦以神用焉者也。

心無內外

或問而覆幘。而持載。而生生化化。而先生則曰。莫非我之心者。何也。林子曰。道無內外。故

心無內外也。夫心無內也。而非無內也。無內而無非內也。今試以其內言之。天我也。內也。而天之所以覆幬者。莫非我也。莫非內也。地我也。內也。而地之所以持載者。莫非我也。莫非內也。人我也。內也。而人與物之所以生化者。莫非我也。莫非內也。夫心無外也。而非無外也。無外而無非外也。今試以其外言之。天我也。外也。而天之所以覆幬者。莫非我也。莫非外也。地我也。外也。而地之所以持載者。莫非我也。莫非外也。人我也。外也。物我也。外也。而人與物之所以生化者。莫非我也。莫非外也。若必曰內也。道其有內乎。心其有內乎。若必曰外也。道其有外乎。心其有外乎。故道也者。心也。心也者。道也。太虛而已矣。太虛其有內乎。其有外乎。或曰心無內外矣。昔聞有是言。而不知其義也。而子又曰。天地人物。非內非外。豈不令人驚愕駭聽。而心固有若是其大歟。林子曰。聖人之

須識真心
心如止水矣。而天光雲影。相爲徘徊。然所謂
天光雲影者。其在止水之內乎。其在止水之
外乎。知水則知心矣。而其心之虛明也。水云
乎哉。

明鏡止水之心

林子曰。夫人之心。皆明鏡也。而聖人特不塵
之爾。夫人之心。皆止水也。而聖人特不波之
爾。

鳶飛魚躍之心

林子曰。鳶不知有天。亦不知有飛。魚不知有
淵。亦不知有躍。鳶魚之所以飛躍。飛躍之所
以上下者。果孰使之然哉。故得之於心。通之
以神。乃知非鳶非魚。非飛非躍也。亦非非鳶。
亦非非魚。亦非非飛。亦非非躍也。故曰。會得
時。活潑潑地。

林子曰。所謂孔顏樂處者。乃吾心之鳶飛魚
躍。活潑潑地也。

卽境卽心

林子曰。花柳風月。總屬自家。觸處皆是境。則觸處皆是心也。

心之本體

林子曰。乍見孺子入井。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者。心之本體本如是。而非有所強也。苟能克之。足以保四海者。心之本體本如是。而非有所加也。

天心

或問人也者人也。而人則安能心天地之心邪。林子曰。非以其人能心天地之心也。而以其人之心。能心天地之心也。非以其人之心。而後能心天地之心也。故已欲立而立人。已欲達而達人者。此天心也。縱或未之能立也。縱或未之能達也。而吾之精神氣脈。蓋未嘗不與斯人之心。相爲流通。相爲貫屬也。老者安之。朋友信之。少者懷之。此天心也。縱或未之能安也。縱或未之能信也。縱或未之能懷

也。而吾之精神氣脉。盖未嘗不與老少朋友之心相爲流通。相爲貫屬也。疲癆殘疾之欲其得生。鰥寡孤獨之欲其得養者。此天心也。縱或未之能生也。縱或未之能養也。而吾之精神氣脉。盖未嘗不與疲癆殘疾。鰥寡孤獨之心相爲流通。相爲貫屬也。上而日月星辰。雨風露雷。欲其以順而以序。下而山川鬼神。鳥獸魚鼈。欲其咸寧而咸若者。此天心也。縱或未之能順也。縱或未之能序也。縱或未之能寧。縱或未之能若也。而吾之精神氣脉。盖未嘗不與日月星辰。雨風露雷。山川鬼神。鳥獸魚鼈。相爲流通。相爲貫屬也。夫如是。則吾之心皆天之心也。旣曰皆天之心矣。不謂之入者。天地之心乎。

心大天地

林子曰。物物也。人物也。天地亦物也。而心則非物。若心可得而物之。是亦物也。又安能妙萬物。然則心與天地孰大。曰心大。故天地也。

者。人資之以始。人資之以生者也。心也者。地資之以平。天資之以成者也。

林子曰。天也者。氣也。而有未始氣者存焉。地也者。形也。而有未始形者存焉。人也者。形也。氣也。心也者。未始形也。未始氣也。人之所以小於天地者。非以其形乎。非以其氣乎。人之所以大於天地者。非以其心乎。

萬世不易之常心

林子曰。心也者。經也。萬世不易之常經也。經也者。心也。萬世不易之常心也。故六經也者。所以發明乎其心之經也。非以六經之文爲經也。然經之文。以文經也。萬世不可得而易也。故經之文。亦以名經。若夫三綱五常禮之經也。萬世不可得而易也。九經政之經也。萬世不可得而易也。而况心乎。禮非心不敘。政非心不飭。文非心不徵。

人心道心

林子曰。天命之謂性。心由性生也。而心屬火。

內之肝。心脾肺腎。猶外之木火土金水也。念常在於欲。卽謂之人心。念念常在於道。卽謂之道心。然以道存心。豈不善哉。特賢人持守之功。殊非聖人頭腦學問。忘其本根。不由中出。故曰惟微。若能知吾身之中。而允執之。則性由此立。道由此出。譬山下之泉。涓涓不竭。此象以養正。乃聖功之大也。

中心之心

林子曰。心卽中也。仁乃其中心之生生而不息者也。故曰中心安仁。命於此而立。性於此而存。易之所謂盡性至命者。在此中也。是中也。廣大配天地。著明配日月。變通配四時。屈伸配鬼神。聖經曰。在止於至善。以其止於其中。而喜怒哀樂之未發者。渾然在中。粹然至善也。故曰繼之者善也。成之者性也。又曰性無不善。中者土也。而土之正色黃。故曰黃中。又曰安土。坤爲腹。爲體。故曰居體。以其寂然也。故曰誠。以其不貳也。故曰一。以其原無邪。

曲也。故曰直。以其能陰能陽。能剛能柔。能仁能義。而天地人之道統於此也。故曰太極。又曰人極。又曰心極。心極者。中極也。又曰皇極。以之明三綱也。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。夫夫婦婦。以之明五常也。則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。易知也。而靜專動直之機存焉。簡能也。而靜翕動闢之機寓焉。易謂之美在其中。孟子謂之仁義禮智根於心。此所謂心。乃中心之心也。譬磨之所以能旋轉者。以其心之在中也。故曰中心安仁。天下一人而已矣。

無所倚之真心

黃生問曰。中心之心。非我之真心與。林子曰。中心之心。何思何慮之心也。殊塗同歸。百慮一致。謂之真心。不亦可乎。余每以此語人。乃今明言告汝。此亦非汝之真心也。若所謂真心者。蓋通於生死之故。而未嘗有存亡焉者。乃汝之真心也。孔子曰。未知生。焉知死。其旨微矣。余嘗深究其義。而反其詞曰。未知死。焉

知生則孔子言外之旨。或得以益明。故我而生也。則中心之心。固在我矣。我而死也。則中心之心。寄在何處。豈不隨生而存。隨死而亡。而謂之真心不可也。若余之教。每曰始而存心者。存此心也。中而致虛者。心要放而不復存矣。終而復其虛之本體者。又且忘之。而不知有所謂心焉。不知有心。乃見真心。然此真心。果無所倚歟。林子曰。惡乎其有所倚也。然此心之分量。本自廣大。易之所謂周流六虛者。卽此心也。釋氏之所謂人死性不滅者。卽此心也。天地有壞。此心不壞。惟其不壞。故名真心。孔子曰。朝聞道。夕死可矣。而曰夕死可矣者。以此真心。不與天地而共壞也。第中心之心。則自孔子孟以來。鮮有知之者。而况所謂無存無亡。而無所倚之真心邪。

無有無才而無所尚之真心者

之心則自心孟子以來無有昧之者而此所謂
矣昔心此真心不與天也而共樂也樂中心
真心。林子曰。博聞遠見。不可矣。而曰。不可
此心。此天也。百樂。此心不樂。其不樂。姑子
林自心也。林力之。所謂人天卦不。林音。明

林子

門人游萬馮校正

王應濂命梓

常道篇

或問一者其常乎。林子曰。常非一也。未始
一者常也。又問未始一。林子曰。未始一者
不二之一也。中庸曰。其為物不二。不二之
一。而徧滿於天地之內。天地之外。只此一
箇一爾。而無有二也。故天得此一以常而

清。地得此一以常而寧。日月得此一以常而明。四時得此一以常而序。孔子得此一以常而聖。老子得此一以常而玄。釋迦得此一以常而禪。余於是而知天地日月四時而聖而玄而禪。皆得此真常之道而不能外也。如此。故作常道。林子兆恩。

或問道德經常道之旨。林子曰。乃常清靜經所謂真常之道也。壇經曰。佛性非常非無常。若曰有常。則便有無常。若曰無常。則便有有常。而非非常非無常者。乃是不二甚深法門。而不落於斷常邪見矣。

林子曰。夫道元不屬於有無也。若道屬於有。有而復無。則是斷常而非道矣。若道屬於無。無而復有。則是斷常而非道矣。故以有而道道。而道非有也。有則不可以道道。以無而道道。而道非無也。無則不可以道道。故曰道可道非常道。然而道終不可得而道乎。林子曰。余今以釋氏色空二字之義而例言之。故色

可道也。空亦可道也。而色空俱泯。不可得而道矣。有可道也。無亦可道也。而有無俱泯。不可得而道矣。

或問夏語有曰道其無乎。而今乃曰道不屬於有無者。何也。林子曰。汝以為道其有乎。汝以為道其無乎。夫無固不可得而道矣。而况無無者乎。故無無無有。而道之體何其寂然而無朕也。而無而有。而道之用何其周流而莫測也。夫既曰無無無有。而又曰而無而有者。何也。林子曰。道非無也。而無則皆道也。道非有也。而有則皆道也。無而有。有而無。無無而有。無有而有。有道其可得而有乎。道其可得而無乎。孔子曰。吾無隱乎爾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。是丘也。道其隱於有乎。道其隱於無乎。而孔子則與道為一者也。而有而無。而有無俱泯。而語而默。而語默兩忘。一皆道也。何隱之有。此道之所以為大而聖人之太。大於道而已矣。

道德經曰。天下之物生於有。有生於無。林子曰。無無無有者。天地之始也。自無而有者。萬物之母也。然有即色也。而色有色相。故可得而道之矣。而亦可得而名之矣。無即空也。而空有空相。故可得而道之矣。而亦可得而名之矣。至於無有無無。無色無空。夫誰得而道之矣。夫誰得而名之矣。

林子曰。不知常。其能虛乎。不致虛。其能靜乎。故常則能虛。虛則能靜。既虛而靜。則有許多生意發出來。故曰萬物並作。吾以觀其復。夫萬物雖曰並作而芸芸。而未有不歸復其根。由是而靜。由是而復命。至於復命。乃可以言常。常則虛極。而有不明乎。不常不明。此其所以妄作而凶也。惟常乃容。無不包也。惟容乃公。無不周也。惟公乃王。蕩蕩而無有偏黨也。惟王乃天。浩浩而無不覆幬也。容而公公而王。王而天。此真常之道。所以歷萬劫而不壞也。故曰久。我既得真常之道矣。身雖沒焉。而

真常之道。其可得而壞乎。故曰不殆。夫曰久。曰不殆者。是乃老子所謂深根固蒂。長生久視之道也。或曰。老子豈不以長生為學邪。林子曰。老子之所謂久視者。老子之所以長生也。豈非虛空中。一點性靈。炯炯長存。而與道相悠久而不殆邪。

林子曰。老子之學。非以學長生也。若老子以長生為學而長生矣。乃今老子果何在邪。或問老子之學不長生矣。而天下萬世之所以學老子者。何學也。林子曰。乃以學老子之長生也。夫既曰不長生。而又曰學老子之長生者。則弟子之惑滋甚。林子曰。汝其反觀何者是汝之所以不壞。不與汝形而共斃也。故長生不長生。不長生而長生者。豈非所謂先天地生。而為天地之始者。不可得道。不可得名。而死而不亡者。長生乎。

或問長生有諸。林子曰。余不知有長生。而余之所謂長生者。以無生為生也。故常道也者。

常道篇
五
無生也。無生也者。長生也。

或問無生長生。林子曰。沒身不殆。老子之常道。老子之長生也。夕死可矣。孔子之常道。孔子之長生也。心不生滅。釋迦之常道。釋迦之長生也。

周子曰。天地間至尊者道。至貴者德。至難得者人。人而至難得者。道德有於身而已矣。周子此言。本之老子。老子曰。天下莫不尊道而貴德。道之尊。德之貴。夫莫之命而常自然。夫諸侯命之於天子。大夫命之於諸侯。而人尊之。而人貴之。而道德之尊貴。則曷嘗有命之於人哉。乃本之真常之性。自然而然也。

老子曰。常無欲以觀其妙。常有欲以觀其微。何謂也。林子曰。欲也者。欲之也。將之之義也。意也。我欲意如此而云云也。余於是而知不安排。不擬議。而出於常道而自然者。無欲也。而安排。而擬議。而不出於常道而自然者。有欲也。故我以無欲觀之。不安排。不擬議。自然

而然而衆妙之門以啓。可以知其妙矣。若我以有欲觀之。而安排。而擬議。則衆妙之門不啓。既非常道。便不自然。而又安能不落於徼邪。或問何者。謂之徼。林子曰。徼。一偏也。而孔子之聖。無意者也。故曰妙。

釋氏曰。天地有壞。這箇不壞。何謂也。夫既無天地矣。則此這箇也。畢竟安在何處。林子曰。未有天地。先有這箇。而天地非此這箇。則又安所成其覆載之能乎。汝以為此這箇。果何物也。釋氏所謂識此這○麼。這箇也者。這○也。太虛也。太虛無朕。而天地乃此這○中之一物爾。壇經曰。劫火燒海底。風鼓山相擊。真常寂滅樂。涅槃相如是。真常也者。這○也。豈惟聖人。而天地亦有此這○。天地之這○。天地之真常也。汝以為天地有壞。而天地之真常。其有壞乎。其不壞乎。其有所安之處乎。其無所安之處乎。知天地則知聖人矣。余嘗有言曰。天地無形氣。聖人無心身。心身都是假。

形氣亦非真。夫豈其有此心身。而聖人之這
○。然後有可安之處乎。亦豈其有此形氣。而
天地之這○。然後有可安之處乎。縱或有可
安之處。則亦無可安之物也。然而無可安之
處。無無可安之處。無可安之物。無無可安之
物。語大語小。莫載莫破。其為處也。不可得而
限量之矣。其為物也。不可得而擬議之矣。
白真人曰。形中以神為君。神乃形之命。神中
以性為極。性乃神之命。林子曰。形生於神者。
命也。形離神則形壞。神生於性者。命也。神離
性則神滅。故見性盡性。而无命自我作矣。孔
子曰。朝聞道。夕死可矣。夫曰可者。豈曰不屬
於形。而形則有時而壞邪。抑且不屬於神。而
神亦有時而滅也。余於是而知古人之所謂
長生不死者。而形而神。皆非所論也。
或問性本空也。而况命乎。然則命其不屬之
無乎。林子曰。命若屬之無矣。而天地萬物。安
所資之。以為命也。又問命其不屬之有乎。林

子曰。命若屬之有矣。而天地萬物。又安所資之。以為命也。然則命其有邪。其無邪。其非有邪。其非無邪。林子曰。無命則無生。有命則有壞。故天地萬物皆有壞時。而自有不壞者在也。

或問我之命。其不屬之我乎。林子曰。我之命而屬之我矣。則我可以長生。可以不死。若我也不能長生。不能不死。則我之命。不屬之我也明矣。

或問天之命。其不屬於天乎。地之命。其不屬於地乎。林子曰。若天之命之屬於天也。天則不壞。至於天之氣。亦有壞時。則命之不屬於天也。可知矣。若地之命之屬於地也。地則不壞。至於地之形。亦有壞時。則命之不屬於地也。可知矣。天地且然。而况人乎。而况於人之心若身乎。

或曰。我命由我不由天者。何也。林子曰。此乃養成之效驗也。余所謂自立性命者。其此之

謂與。夫既曰自立性命矣。則命自我立。夫誰得而死之。故天則有時而壞。而其所以主乎天者。無時而壞也。地則有時而壞。而其所以主乎地者。無時而壞也。人則有時而壞。而其所以主乎人者。無時而壞也。

林子曰。知命則可以仁吾身。可以仁斯人。可以仁萬物。可以仁天。仁地。天地人物。皆是吾身之一氣。而吾身之氣。豈不流行於天地。長育乎人物邪。然氣原於命。故天地人物之氣。皆是我之氣。則天地人物之命。皆是我之命。由是觀之。天地人物之氣。雖有壞時。而天地人物之命。安有壞時。夫我之命。既與天地人物爲命矣。則這箇天地。雖有壞時。而那箇天地。亦開亦闢。我與天地。同其開闢。而安有壞時。這箇人物。雖有壞時。而那箇人物。化化生生。我與人物。同其化生。而安有壞時。此乃長生之學之真實義也。

林子曰。聖人之至命。非曰能了己之命已也。

亦且能了人了物之命矣。非曰能了人了物之命已也。亦且能了天了地之命矣。蓋天地人物莫非我也。天地人物之命莫非我之命也。我既能了已之命矣。則天地人物自有不壞者在焉。此聖人盡性至命之極功也。

林子曰。人能了性命。虛空都是我。人能了性命。虛空不是我。而曰虛空不是我者。以我有所以能運虛空者在也。

或問天地我與。林子曰。天地之呼吸我之呼吸也。非我而何。又問太虛我與。林子曰。太虛之呼吸我之呼吸也。非我而何。然則我其天地我其太虛與。林子曰。太虛之呼吸通於天地而為一息也。天地之呼吸通於吾身而為一息也。或人疑之。林子曰。吾身之呼吸通於天地而為一息也。天地之呼吸通於太虛而為一息也。故天地之形氣壞矣。而天地之虛空則自有運虛空者在焉。惡得而壞諸。吾身之心身壞矣。而吾身之虛空則自有運虛空

者在焉。惡得而壞諸。

林子曰。闔闢之機。呼吸之義也。故吾身之呼吸。以胎吾身之陰也。天地之呼吸。以胎天地之陽也。虛空之呼吸。以胎其陽之所以為陽也。夫陽之所以為陽者。其有陽乎。其無陽乎。不可得以陽而名之。非無陽也。非無無陽也。故有陰則有壞。有陽則有壞。而至於非無陽。非無無陽。夫誰得而壞之。

易曰。闔戶之謂乾。闔戶之謂坤。一闔一闢之謂變。故始而以吾身之乾坤而闔闢之。則自然有一點真陰之丹。落乎其間矣。既而以天地之乾坤而闔闢之。則自然有一點真陽之丹。落乎其間矣。終而無天無地。無乾無坤。既無乾坤。安有闔闢。則自有不乾之乾。不坤之坤。不闔之闔。不闢之闢。不屬於吾身。不屬於天地。萬古所不能壞一點之真丹。落乎其間者。其殆不可得而擬議之。不可得而名言之者乎。

或問林子所言。出自何經。林子曰。夫言必出之經固也。而古先最初作經之佛。又襲何經而能作此經邪。余則以為即心即佛。即佛即經。經固在我之佛。而佛亦在我之心矣。然而以心為經也可乎。林子曰。釋迦以其心之正覺而佛之。乃作佛經。老子以其心之正覺而道之。乃作道經。孔子以其心之正覺而儒之。乃作儒經。故心外無覺。覺外無經。

林子曰。我之心。聖人之心也。而聖人之心。則以我之心。而心之。以為萬古常寂之正覺也。我之覺。聖人之覺也。而聖人之覺。則以我之覺。而覺之。以為萬古不易之常經也。

林子曰。夫經不本之正覺矣。而謂之萬古不易之常經也可乎哉。夫覺不本之真心矣。而謂之萬古常寂之正覺也可乎哉。

林子曰。天地聖人無異心也。惟其無異心也。故其無異覺。惟其無異覺也。故其無異經。或問曰。天地豈有經與。林子曰。汝以何者為經。

汝豈非以聖人之六籍以為經與。然聖人之六籍乃聖人之經之文而非經也。天地之所以不壞者。天地之經也。聖人之所以不死者。聖人之經也。

林子曰。夫經不本之五覺。美而隨之。萬古不變而覺之。心為萬古不變之常經也。非之覺。聖人之覺也。而聖人之覺。限以非之。心為之。心而心之。心為萬古不變之五覺也。

